

【主持人语】红学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红楼梦》诞生至今,历经两百余年,已有无数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对《红楼梦》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阐释和破译,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究竟该如何破译《红楼梦》的问题上,学术界争议颇多,至今尚无统一论。之所以如此,在木斋教授看来,主要在于尚未寻求到正确的方法论。木斋教授认为,一部文学史研究,其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具有大文学史研究的巨眼,相对于红学研究而言,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史观。正是从这种大红学史观出发,木斋教授将红学研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整体,并在广泛搜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重新破译。细读木斋教授之来稿,我觉得其研究在红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因之特设专栏,拟陆续刊发其破译成果,以使其得到有效推广,助益于红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下面所刊发的就是木斋教授破译成果之十。

脂现代写红楼梦 畸笏初评秦可卿

——石头记甲戌本评点(系列之10)

木 斋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 这一回撰写秦可卿之死,为脂砚斋代写此书的较早回目;同此,此书的评点,也并非脂砚斋来担任评点人,而是由原作者以畸笏的名义来评点。开始的评点,并非艺术性的评点,而是作为审稿人的审稿意见出现。

关键词: 脂砚斋;代写;红楼梦;畸笏;初评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5-0001-10

[木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作者主要是新旧两人:《石头记》旧作者曹頔(以畸笏叟作为评点人笔名)和《红楼梦》新作者脂砚斋,但脂砚斋修改之后,为尊重原作者,仍旧采用《石头记》为名。根据诸多方面的情况,本书中以秦钟、秦可卿为中心的故事,乃为脂砚斋在原作旧稿上修改而得,可谓是废物利用。脂砚斋接手修改之处,乃为代玉而作,即代替其夫曹霁而作,因此而名为“代玉”。这一回撰写秦可卿之死,即为脂砚斋代写此书的较早回目;同此,此书的评点也并非脂砚斋来担任评点人,而是由原作者以畸笏的名义来评点,开始的评点并非艺术性的评点,而是作为审稿人的审稿意见出现,因此,本一回的评点题目为:“脂现代写红楼梦 畸笏初

评秦可卿”。

甲戌本从第八回之后,直接接续此一回(第十三回),中间省略了四回,此四回主要的内容基本上是延续秦钟故事而来,以及贾瑞风月宝鉴故事。脂砚斋为何要省略此四回而直接衔接十三回?红学家一般认为甲戌本当下仅有十六回,中间的回目是丢失的部分,其实不然,甲戌本是壬午九月索书甚迫的送检本,当下留存的十六回,正是作者精心选择的结果。换言之,我们可以将甲戌本定义为壬午年为应对索书送检而产生的选本。

这样就涉及到作者为何不选第九回至第十二回。我们欲要知道作者为何不选此四回,就需要知道,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作者主要是新旧两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木斋,男,北京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汉学研究会会长。

[本评:庚辰本前十回均未有评,有评者,从此一条开始。但奇怪的是,此一条所评内容是针对第十三回,所评的文字却写在第十一回之前。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此书十回一函,脂砚斋接手写作石头记,应该是先从当下的第十一回写起,也就是大抵在十一回左右的位置上,脂

砚斋开始处理石头原作旧稿,随后,陆续增补前十回而另为一函。故前十回脂评皆在甲戌本上,从第十一回才开始在庚辰本上点评。而刚开始的点评尚未形成规范的格式,故将此十回视为一个整体,将对第十三回的点评写在了这一函的最前面。

另,脂评中的畸笏叟评早于脂砚斋评,说明脂砚斋开始接手重写石头记之后,一开始主要负责修改原稿,而畸笏叟负责点评,盖因畸笏叟是原作者,又是彼时一家之族长,具有审核权利——早期的脂评,即为畸笏叟之审核意见。后来才演变而为脂砚斋之有意评点。]

【庚辰:荣、宁世家未有不尊家训者。虽贾珍尚奢,岂明逆父哉?故写敬老不管,然后恣意,方见笔笔周到。】

【庚辰:诗曰: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古今风月鉴,多少泣黄泉!】(按:此庚辰本回前三评,原在第十一回前,第十一至第二回目录页背面,现据甲戌、靖藏回前评而移于此。)[木评:回前评如此之多条,是由于一些评点文字散见于十一回、十二回,集中在第十三回出现。]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木评:第九至第十二回,此四回均非脂砚斋作品,脂砚斋至多起到整合修删之编辑作用。其故事本身就与脂砚斋无关,而作为全书主人公之一的黛玉长达四回的篇幅缺席,似乎又不合情理,因此,安排黛玉托故而离身,正是最好的选择。

“胡乱”二字生动有力,《金圣叹批评本水浒》第一回,说高俅“亦胡乱学诗书词赋”,高俅回复端王:“小的叫做高俅,胡乱踢得几脚。”脂砚斋深受《水浒》影响,此处说凤姐因贾琏不在身边,胡乱睡了,三言两语就概括了凤姐在贾琏

走后的无聊心境,此为其一;似乎重点说的是贾琏之行,实则是点醒了本书主人公黛玉不在场,从而起到提醒读者此时黛玉仍未在场的作用,此为其二;由凤姐的日常一般性概况而转向下文的托梦这一具体场景,可谓是片言立要,一石三鸟。]

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甲戌侧批:所谓“计程今日到梁州”是也。】不知不觉已交三鼓。平儿已睡熟了。凤姐方觉星眼微朦,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了进来,含笑说道:“婶婶好睡!我今儿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子,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子,别人未必中用。”【甲戌侧批:一语贬尽贾家一族空顶冠束带者。】[木评:秦氏原型为赫寿年轻貌美之妻子,凤姐原为赫寿之子英保之正妻,后来与书中平儿(原型人物为宁保妻子福云)颠倒而为侍妾。]

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内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木评:此一回应为脂砚斋接手写作此书的最早一回,约在1746年左右,故其时间坐标,亦为最早之“已将百载”。]

一日倘或【甲戌侧批:“倘或”二字酷肖妇女口气。】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甲戌眉批:“树倒猢猻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伤哉,宁不痛杀!】[木评:此处再次出现时间坐标。“树倒猢猻散”,为曹寅生前对家族人经常警告之用语。曹寅死于1712年,是故,此处的“屈指三十五年矣”,其时间坐标甚为清晰,必为1747年之评语。此为畸笏叟之评,亦为当下我所能见到的诸多版本之中的最早评

语。脂砚斋重写石头记与重评石头记之间,并非边写边评,而是先写后评,是故,有时间错位。]

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甲戌侧批:非阿凤不明,盖今古名利场中患失之同意也。】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是人力能可常保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事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日后可保永全。”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日后,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

【木评:此一回的实质性意义在于安排秦可卿之死,以便阶段性结束石头旧书稿中的风月宝鉴故事,从而重启宝黛恋情这一故事主线,但作者并不急于进入到可卿之死,而是利用可卿之死再次渲染本书贯穿全书的悲剧情结,从而达到笼罩全篇的作用。此一段落中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八字,可谓是对全书乃至四大家族以及整个时代人生的一个富于哲理的、诗学的、美学意义的概括。]

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矣。”【甲戌眉批: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松斋。】

【木评:松斋,按其字面含意而言,为木之公,木为黛玉之代称,所谓木石前盟,则松斋应为曹雪芹之早期评点笔名——但这也仅仅是名义上的曹露点评,实际上,应该是脂砚斋以恋人的名义发表的点评;之所以会在此处出现脂砚斋以曹露名义点评的话语,可能是其代玉而写,尚未公开于畸笏叟,故暂且以曹露名义回复其父的问题。即在写作这个部分的时期,脂砚斋尚未使用脂砚斋之笔名,而临时采用梅溪笔名,并同时为曹露起名为松斋。以后,在获得畸笏叟的赞赏认可之后,才正式采用脂砚斋的笔名,脂砚二字,正从黛玉二字而来,同样意思的不同表达而已。]

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洩漏。”【甲戌侧批:伏得妙!】只是我与婶子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甲戌侧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甲戌眉批: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

【木评:此处先后出现两处新的署名评语。一则为“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松斋”;另一则为“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其实,这并非是新的评语署名,而应该是最为陈旧的评语署名,盖因脂砚斋、畸笏叟、曹露三位参与写作者,其开始之评语,未必为后来之著名的笔名畸笏叟、脂砚斋、曹雪芹等,因此,松斋、梅溪可以视为这一组家族作者评点者的早期笔名。梅溪,按照本书凡例楔子部分所云,为东鲁孔梅溪,而脂砚斋家族为山东昌邑,在莱州,正为东鲁之地。水为女性,梅溪应为脂砚斋的早期笔名。当此一回,畸笏叟尚未开始使用评点笔名,也未见使用任何署名,畸笏叟笔名当在后面晚一些出现。

因此,“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两句之后,甲戌侧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此为畸笏叟之评点脂砚斋之文字;而甲戌眉批:“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则应为梅溪——脂砚斋之回复。由此,脂砚斋见此进入评点人角色。]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得二门上传事云牌连叩四下,正是丧音,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闻听,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往王夫人处来。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木评:此一回写曹珍与秦氏通奸而亡的家族丑事,当时的情况是合家皆知。][甲戌眉批: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木评:天香寺,原型应为扬州之天宁寺,见李煦等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重修天宁寺佛像奏折》:“窃扬州天宁寺奉旨修理……庙宇为之一新。”(《李煦奏折》,153页。)]

【庚辰眉批:可从此批。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余大发慈悲也。叹叹!壬午季春。笏叟。][木评:此处之“可从此批。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余大发慈悲也。叹叹”云云,明显是畸笏叟的评点文字,是长辈对晚辈的居高临下的口气,即认可了脂砚斋代玉写作的意思。]

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之人。

闲言少叙,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栖,也不和人顽耍,【甲戌侧批:与凤姐反对。淡淡写来,方是二人自幼气味相投,可知后文皆非突然文字。】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奔出一口血来。[木评:秦氏死去,宝玉缘何吐血,其中自有缘故,此一宝玉重回石头原作之中的畸笏叟

年轻时代原型,秦氏乃为其一生性爱之启蒙人,参见第四回,焉能不闻之动情?]

【甲戌侧批: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木评:此为欲盖弥彰,宝玉何时如此关注仕途经济?故此宝玉乃为石头原书稿中的以畸笏叟年轻时代为原型的宝玉。]

袭人等慌慌忙忙上来搵扶[木评:庚辰本作“搀扶”,蒙古王府本此处作“搂扶”],问是怎样,又要回贾母来请大夫。宝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这是急火攻心,【甲戌侧批:如何自己说出来了?】血不归经。”说着便爬起来,要衣服换了,来见贾母,即时要过去。袭人见他如此,心中虽放不下,又不敢拦,只是由他罢了。贾母见他要过去,因说:“才咽气的人,那里不干净;二则夜里风大,明早再去不迟。”宝玉那里肯依。贾母命人备车,多派跟从人役,拥护前来。

一直到了宁国府前,只见府门洞开,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乱烘烘人来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甲戌侧批:写大族之丧,如此起绪。】宝玉下了车,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后见过尤氏。谁知尤氏[木评:尤氏为珍儿妻子,其原型尚未有记载。但尤氏姐妹,均应出自赫寿家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甲戌侧批:妙!非此何以出阿凤!】

然后又出来见贾珍。彼时贾代儒带领贾赦、贾效、贾敦、贾赦、贾政、贾琮、贾璠、贾珩、贾珙、贾琛、贾琮、贾璘、贾蔷、贾菖、贾菱、贾芸、贾芹、贾蓁、贾萍、贾藻、贾蘅、贾芬、贾芳、贾兰、贾菌、贾芝等都来了。贾珍哭的泪人一般,【甲戌侧批:可笑,如丧考妣,此作者刺心笔也。】

【木评:曹寅有诗《辛卯年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痛,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根据诗序可知,1711辛卯年三月,珍儿殇。珍儿,即为石头记书中的贾珍,再根据书中畸笏叟痛恨切齿的贾珍与秦氏乱伦、秦氏之死天香楼,

以及贾瑞风月宝鉴故事,大体可知曹寅之珍儿与赫寿府中秦氏乱伦,珍儿为此而死。诗中说:“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经意谈何易,程朱理必探。殷勤慰衰朽,素发满朝簪。”(《楸亭诗抄》,664页)

珍儿为谁?与曹寅是何关系?众说纷纭,一说为曹寅未有儿子曹颀时的继子曹顺;诗中其二说“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说是自家的仲弟(曹宣,更名曹荃,顺治十五年九月初七,顾氏生子曹寅。曹玺二任妻子孙氏本是宫中秀女,为玄烨保姆,是年二十三岁。顺治十六年,康熙保姆孙氏二十七岁,出嫁给丧妻的曹玺,一年后,生子曹宣,后改名曹荃。曹玺随后调任内工部。诗中说“予仲”,意思是我家的老二,即指曹宣,后更名为曹荃。曹荃出生于1660年之后,则珍儿当为曹荃的老大,即曹颀的大哥,1711年死。此为书中宁府的家长。畸笏叟与他哥哥连生,即贾璉极为不合,以及珍儿极为不合,见康熙回复的褶子。)儿子多,其中特别是老四和老三最为成材。老四为曹颀,即畸笏叟,后为曹寅之嗣子,是为曹家最后一任江宁织造。老三为谁?根据诗序及诗句关系,老三理应为珍儿。随后曹寅说,继承家业原本对此二子望子成龙,寄予厚望,冀望成材而为奇男。研究儒家经典即成为大才谈何容易?但程朱理学的基本要义,还是需要恪守遵循的。原本希望能殷勤告慰我这衰朽之人,哪里料到竟让我一夜愁白头呢?此诗大体透露出以下两点:

1. 珍儿为曹寅从小收养并寄予厚望的侄子老三珍儿;2. 珍儿之死与违背程朱理学相关,否则,何以解释诗序所言珍儿殇与此一首诗句之间的关联关系呢?再参看这一组诗之其一:“老不禁愁病,尤难断爱根。极言生有数,谁谓死无恩。拭泪知吾过,开缄觅字昏。零丁催亚子,孤弱例寒门。”此一首验证了前文所说,亚子,仅亚于子,但不是亲子之意,不一定是曹荃的老二。]

正和贾代儒等说道:“合家大小,远亲近友,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说着又哭起来。众人忙劝道:“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贾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

正说着,只见秦业、秦钟并尤氏的几个眷属【甲戌侧批:伏后文。】尤氏姊妹也都来了。贾珍便命贾琏、贾琛、贾璉、贾蔷四个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推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甲戌侧批:删却,是未删之笔。】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有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那贾敬闻得长孙媳妇死了,因自为早晚就要飞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将前功尽弃呢,因此并不在意,只凭贾珍料理。

贾珍见父亲不管,亦发姿意奢华。看板时,几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来吊问,因见贾珍寻好板,便说道:“我们木店里有一副叫做什么檣木,【甲戌眉批:檣者,舟具也。所谓“人生若泛舟”而已,宁不可叹!】出在潢海铁网山上,【甲戌侧批:所谓迷津易堕,尘网难逃也。】作了棺材,万年不坏。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现今还封在店里,也没人出价敢买。你若要,就抬来罢了。”贾珍听了,喜之不尽,即命人抬来【木评:贾珍原型曹珍,已经在此一次与秦氏奸情中身亡,故此次丧事,有可能曹寅为其继子曹珍所办,由于曹寅甚为康熙看重,因此,丧礼极为隆重;另一种可能,此次丧礼的原型借鉴曹寅之妻之死所办丧事】。

大家看时,只见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大家都奇异

称赏。贾珍笑问:“价值几何?”薛蟠笑道:“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甲戌侧批:的是阿呆兄口气。】贾珍听说,忙谢不尽,即命解锯糊漆。贾政因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甲戌侧批:政老有深意存焉。】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甲戌侧批:夹写贾政。】【甲戌眉批:写个个皆知,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此时贾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这话如何肯听。

因忽又听得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甲戌侧批:补天香楼未删之文。】【木评:曹珍之死,其过程参见风月宝鉴贾瑞之死的过程,贾瑞即为曹珍之另一书中人物。】此事可罕,合族中人都都称赞。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殡葬,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中之登仙阁。【木评:会芳园原型应为两江总督府进入大门之后的花园,即当下南京总统府标志之后一带。】

小丫鬟名宝珠者,因见秦氏身无所出,乃甘心愿为义女,誓任摔丧驾灵之任。贾珍喜之不尽,即时传下,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那宝珠按未嫁女之丧,在灵前哀哀欲绝。【甲戌侧批:非恩惠爱人,那能如是?惜哉可卿,惜哉可卿!】于是,合族人丁并家下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敢紊乱。【甲戌侧批:两句写尽大家。】

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黄门监,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甲戌侧批:善起波澜。】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甲戌侧批:妙!大权也。】先备了祭礼遣人抬来,次后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着,让至逗蜂轩【甲戌侧批:轩名可思。】献茶。贾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

戴权会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甲戌侧批:得内相机括之快如此。】贾珍忙

笑道:“老内相所见不差。”戴权道:“事道凑巧,正□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遇,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甲戌侧批:忙中写闲。】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求,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甲戌侧批:奇谈,画尽阖官口吻。】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贾珍听说,忙吩咐:“快命书房里人恭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小厮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张红纸来与贾珍。贾珍看了,忙送与戴权。戴权看时,上面写道: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木评: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和曹荃兄弟为儿子(曹寅应该为是刚刚出生的曹颀所捐,曹荃也为自己)捐纳监生资格;另,公元1647丁亥年,李士桢以贡生身份参加科考,“贡生庭对,以十六名中选”(见《李士桢年谱》22页)。】

戴权看了,回手便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说道:“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那履历填上,明儿我来兑银子送去。”小厮答应了,戴权也就告辞了。贾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临上轿,贾珍因问:“银子还是我到部兑,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戴权道:“若到部里,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银子送到我家里就完了。”贾珍感谢不尽,只说:“待服满后,亲带小犬到府叩谢。”于是作别。

接着,又听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甲戌侧批:史小姐湘云消息也。】王夫人、邢夫人、凤姐等【木评:戚序本眉批“伏史湘云一笔”六字,乃小注,今本乃误将“史湘云”

三字列入王夫人、邢夫人之上,甚谬(参见戚序本第十三回眉批)。此必有所本,然庚辰本“伏史湘云”四字进入到正文之中,应该是误入其中,误入其中正说明评点人也是著作人。]

刚迎至上房,又见锦乡侯、川宁侯、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少时,三人下轿,贾政等忙接上大厅。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胜数。只这四十九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甲戌侧批:是有服亲友并家下人丁之盛。】花簇簇宦去官来。【甲戌侧批:是来往祭吊之盛。】

贾珍命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领凭回来。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灵牌疏上皆写“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会芳园的临街大门洞开,现在两边起了鼓乐厅,两般青衣按时奏乐,一对对执事摆的刀斩斧齐。更有四面朱红销金大字牌对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对面高起着宣坛,僧道对坛榜文,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冢孙媳、防护内庭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恭人之丧。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录司正堂万虚、总理元始三一教门道录司正堂叶生等,敬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谒帝、功曹等神,圣恩普锡,神远镇,四十九日消灾洗孽平安水陆道场”诸如等语,余者亦不消烦记。

只是贾珍虽然心意满足,但里头尤氏又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务,惟恐各诰命来口,亏了礼数,怕人笑话,因此心中不自在。当下正忧虑时,因宝玉【甲戌侧批:余正思如何高搁起玉兄了。】在侧问道:“事事都算安贴了,大哥哥还愁什么?”贾珍见问,便将里面无人的话说了出来。

宝玉听说笑道:“这有何难,我荐一个人【甲戌侧批:荐凤姐须得宝玉,俱龙华会上人也。】与你权理这一个月的事,管必妥当。”贾珍忙问:“是谁?”宝玉见座间还有许多亲友,不便明言,走至贾珍耳边说了两句。【木评:诸位读此一段

落作何感想?贾宝玉何时变得如此人情练达起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如何吻合于贾宝玉身上?此时之宝玉,分明是贾政之原型,此正为畸笏叟也。]

贾珍听了喜不自禁,连忙起身道:“果然安贴,如今就去。”说着拉了宝玉,辞了众人,便往上房里来。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亲友来的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闻人报说大爷进来了,唬的众婆娘唵的一声,往後藏之不迭,【甲戌侧批:数日行止可知。作者自是笔笔不空,批者亦字字留神之至矣。】【木评:可知贾珍其人平日之行为。】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木评:见出凤姐虽为女性,却不同凡响、卓犖不群。】

贾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则过于悲痛了,因拄了拐踱了进来。邢夫人等因说道:“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做什么?”贾珍一面扶拐,扎挣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乏。

【木评:给贾珍安排了拐杖,如同为其安排了演出的道具。贾珍这一人物,即刻生动鲜活起来,从“因拄拐踱了进来”,到“贾珍一面扶拐,扎挣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乏”,无不处处有戏。】

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搀住,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贾珍断不肯坐,因勉强陪笑道:“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婶并大妹妹。”邢夫人等忙问:“什么事?”贾珍忙笑道:“婶婶自然知道,如今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偏又病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

邢夫人笑道:“原来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子家,只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个小孩子家何曾经过这样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倒是再烦别人好。”

贾珍笑道:“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我包管必料理的

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从小儿大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婶婶不看侄儿、侄儿媳妇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说着滚下泪来。[木评:“杀伐决断”四字,呼之欲出,可谓是为凤姐之画龙点睛。]

王夫人心中怕的是凤姐儿未经过丧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笑话。今见贾珍苦苦的说到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凤姐出神。那凤姐素日最喜揽办,好卖弄才干,虽然当家妥当,也因未办过婚丧大事,恐人还不伏,爬不得遇见这事。今日见贾珍如此一来,他心中早已欢喜。[木评:刻画凤姐心理,可谓是入木三分。]

先见王夫人不允,后见贾珍说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动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罢。”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么?”凤姐道:“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大哥哥已经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甲戌侧批:胸中成见已有之语。】[木评:王熙凤原型(赫寿儿媳妇)与贾珍原型本为同辈,故作者原本是直觉而写大哥哥,如此理解未尝不可。]

王夫人见说的有理,便不则声。贾珍见凤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说着,就作揖下去,凤姐儿还礼不迭。

贾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命宝玉送与凤姐,又说:“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与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凤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

王夫人道:“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看罢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宝玉早向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强递与凤姐了。[木评:畸笏叟之少年时代,见出后来贾政模样]

又问:“妹妹还是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若是天天来,越发辛苦了。不如我这里赶着收拾出一个院落来,妹妹住过这几日到安稳。”凤姐笑道:“不用。【甲戌侧批:二字句,有神。】那边也离不得我,到是天天来的好。”贾珍听说,只得罢了。然后又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出去。[木评:凤姐原型本为赫寿长子宁保之妻妾,原本就应该是书中宁府中人,之所以安排凤姐为荣国府中人,正在于此一节借用凤姐理家情节,而改造原型为荣国府中人。]

一时女眷散后,王夫人因问凤姐:“你今儿怎么样?”凤姐儿道:“太太只管请回去,我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去得呢。”王夫人听说,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委;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铃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木评:如此繁琐的人情世故,非曹雪芹之所能为,而是有惨痛人生经历的脂砚斋之所具备。]

【甲戌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想恸血泪盈。】[木评:作书人即评书人,即畸笏叟。此一回虽然写作较早,但评点时间应该在1759年己卯至1762年壬午前后,三十年之前正是畸笏叟在狱中枷号,最为惨疼之时。]

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不知凤姐如何处治,且听下回分解。【甲戌眉批: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正是: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甲戌：“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木评：此为畸笏叟在壬午年春之评，从这一评点之后，陆续习惯注明时间。“作者用史笔也”，作者，指的是自己原作，采用的是“史笔”写法，也就是如实纪录曹珍的丑行，为的是“老朽

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通过史笔写法，写出所托付之事，但芹溪并未遵照自己的原稿写法，而是将这些淫乱丑行基本都删除了。畸笏叟虽感气愤，却无可奈何：“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芹溪，初始为雪芹与梅溪并称。曹霁在此一个阶段，由国子生考中州同，因此，得到雪芹之名。雪，仍来自于学；芹，来自于诗三百之泮宫。]

[责任编辑 杨捷]

Zhi Yanzhai Takes the Place of Writing the Dream of the Mansion and Ji Hu Comments on Qin Keqing for the First Time ——A Series of Comments on The Story of Stone of Jiaxu Version X

MU Zhai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chapter, the death of Qin keqing was written, which is a earlier chapter that Zhi Yanzhai took the place of writing this novel, at the same time, who commented on this novel isn't Zhi Yanzhai but the original author acting on Ji Hu's behalf. The initial criticisms are not artistic, but it is views on the manuscript as a reviewer.

Key words: Zhi Yanzhai; take the place of one's writing;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Ji Hu Sou; initial comments